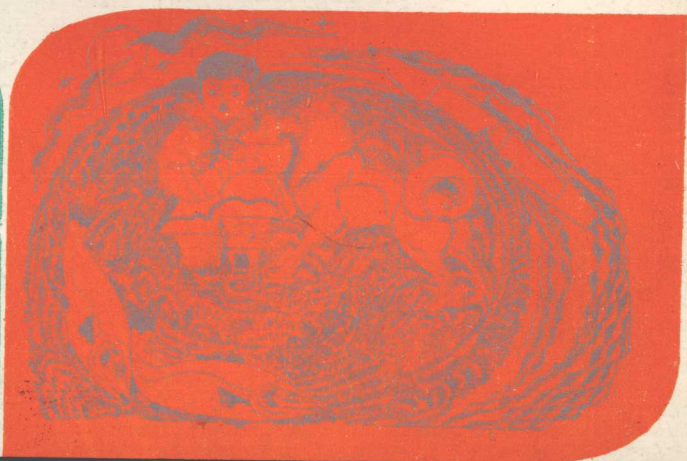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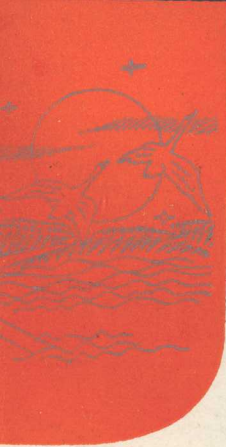


龙彼德著

小阔里拜师



XIAO KUO LI BAI SHI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 阔 里 拜 师

龙 彼 德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 阔 里 拜 师

龙 彼 德 著

孙爱国 插图 张一民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昆山新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375 字数 36,000
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3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3986 定价(三)0.17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我国东北部乌苏里江畔赫哲族儿童渔猎生活、精神风貌的小说。

乌阔里的爷爷乌莫吉是赫哲族有名的“依玛卡拉”(说唱“依玛堪”的歌手)。小阔里决心继承爷爷的事业，拜爷爷为师，学习说唱“依玛堪”。可爷爷没有马上答应他，而是提出了三个不算苛刻的条件。办得到，就收他为徒弟；办不到，就不收。小阔里毕竟是个有志气的孩子，虽然经过了曲折的道路，但他终于在党支部书记毕拉昆和小伙伴们的帮助下，成了他爷爷的好接班人。在国庆联欢会上，他为人们说唱了精彩的“依玛堪”。

小说具有浓郁的边疆生活气息和绚丽的民族色彩。

目 录

一	迷人的“依玛堪”	1
二	乌莫吉爷爷	8
三	签订“合同”	17
四	怎么就这点鱼呀	25
五	大马哈鱼的故事	34
六	犬脖铃声“哐啷”响	43
七	“老虎屁股偏要摸!”	50
八	国庆联欢会	59

一 迷人的“依玛堪”

小阔里十三岁了。他长得虎虎实实，一张爱说话的小嘴向上微微翘着，一双大眼忽闪忽闪，可好寻思事儿哩。本来嘛，在赫哲族的语言里，“阔里”就是鹰的意思，小阔里多么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真正的山鹰，穿过乌苏里江上的风浪，飞上那一碧万顷的蓝天，飞向祖国的山山水水啊。

然而小阔里最喜欢的还是“依玛堪”。你们知道“依玛堪”是什么吗？“依玛堪”是赫哲语，就是“说唱故事”的意思，是以说为主、以唱为辅、散文与韵文相结合的一种文学形式。它有长有短，长的能唱几天几宿，甚至十天半个月，短的一会儿就完了。提起“依玛堪”来，它的内容可丰富了，有神话故事，有民间传说，有英雄事迹，还有各种各样离奇惊险的故事……这些都是小阔里的爷爷、方圆百里有名的“依玛卡拉”乌莫吉老人亲口告诉他的。“依玛卡拉”翻成汉语，就是“聪明智慧的人”，是人们对“依玛堪”说唱者的尊称。小阔里的爷爷

1

从十三岁开始说唱“依玛堪”，到现在已整整吃了六十回大马哈鱼，也就是说过了六十个年头了。爷爷肚子里的“依玛堪”呵，象大顶子山上的松籽一样密，象乌苏里江的大马哈鱼籽一样多，即使不睡觉，不休息，连续说唱它半年、一年也说唱不完。

小阔里就是爱听爷爷说唱“依玛堪”。在上山打猎、下江捕鱼的休息时间里，在夏天傍晚江畔刚刚升起的蚊烟旁，在三九冬夜燃着熊熊篝火的林中空地上，在逢年过节或村里人操办喜事的场合中，乌莫吉爷爷就说唱开了。爷爷的那副神态，小阔里闭上眼睛都能学得会，他不用击节敲板，也不用乐器伴奏，说一段，唱一段，每说唱一段都要习惯地咏叹一句“啊唧”，就象旧小说开头的“话说”一样，给听众一个沉吟、深思的机会，实际上也是给他自己酝酿情绪进入角色。等气氛制造得差不多了，他就接着说唱下去。每当说完一段，总要留个悬念，就象汉族说唱文学的“留扣子”一样。听众要想继续听下去，就得说一声“克”，这个“克”，就是“好”、“对”、“是”的意思，爷爷只有听到这个“克”声，才能继续说唱下去。小阔里对爷爷的这个规律摸透了，每当一段快要结束，爷爷的尾音还没有收住的时候，他就大声吆喝：“克”，闹得听众们都扭过头来看他，还以为他出了什么毛病呢。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了小阔里是对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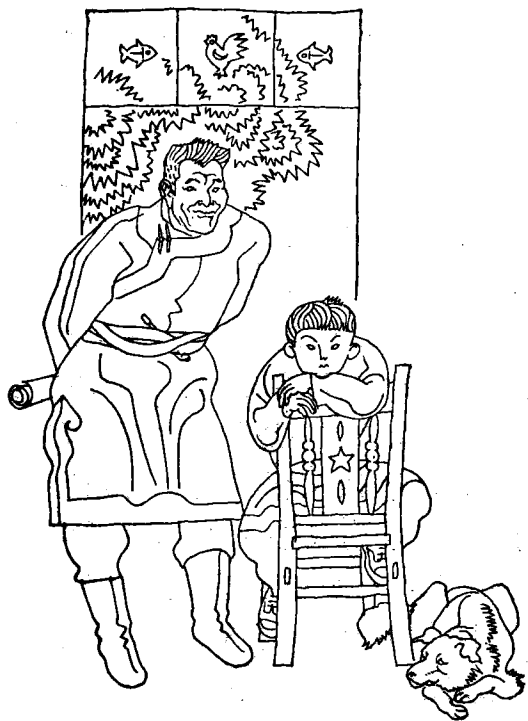


由于他的吆喝，爷爷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，关子也卖不成了，又接着说唱下去。听众们也禁不住向小阔里投来敬佩的眼光，似在说到底不愧为乌莫吉老人的孙子，有先见之明。这时候小阔里的心情就象芝麻拌砂糖一样，甬提有多甜了。

呵，“依玛堪”，多么迷人的“依玛堪”呵，它似一卷史书，把人们带回到过去的岁月；它似一支牧笛，给人们以美的享受；它似一朵白云，载去了人们的幻想；它似一河流水，冲激着生活滚滚向前……小阔里听着听着，就象晶莹的露水滴在荷叶上一样，小脸蛋上现出了两个酒窝；就象皎洁的月光洒在山丁子树上一样，大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；就象自由的哲罗鱼游在深水里一样，入神得屏住了呼吸；就象活泼的小马鹿吮吸着母鹿的奶头一样，高兴得拍着小小的巴掌……听着，听着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山鹰，展开了雄健的翅膀，飞上了高远的蓝天，看见了用三枝神箭射杀黑熊精的英雄莫日根，看见了骑着三丈长二丈高的大鲤鱼去攻打敌国的好汉木竹林，看见了点石成金的、具有非凡萨满神术的面米尔金妈妈，看见了连狗带树一起飞向月宫的莫土格格(小姐)……那神奇的人物，那生动的画面，使小阔里的心都醉了。

此刻，小阔里正在家里出神。突然，一个铜钟般的声音把他从幻想中惊醒：“咱们的小山鹰又在寻思啥事儿呀？”他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位大脸盘、高颧骨、细眼眉的中年人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竹勒森大队支部书记毕拉昆。

“我在想念我爷爷哩，毕大爷！”小阔里老老实实而



又不好意思地回答道。

“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：你爷爷已经从北京开会回来，马上就要到家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小阔里一双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眨巴眨巴，直打疑问号。

“我糊弄你是这个——”毕拉昆大爷一伸小拇指，向他笑道，

“公社尤书记刚刚打来电话，叫咱们快点组织群众到村头去迎接，你还不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，相信！”小阔里一蹦三尺高，就象一颗炮弹从房子里射出去了，背后留下了一串笑声。

说真的，全村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小阔里这样想念爷爷。小阔里的爸爸妈妈都在县城工作，他从小就

跟爷爷生活在一起，爷爷出猎他吆狗，爷爷下江他划棹，爷爷说唱“依玛堪”，他打场子，维持秩序，难怪有人说小阔里是乌莫吉老人的一根拐杖，走到哪里都离不开。乌莫吉爷爷也确实喜欢这个小孙子，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留着，什么事儿都依他，久而久之，就惯出了他任性、淘气、骄傲等坏毛病。上个月十五号，中央发来了请帖，邀请赫哲族老艺人乌莫吉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歌手与诗人座谈会，小阔里一把夺过大红请帖，就要和爷爷一起到北京去，把爷爷心痛得连连作揖道：“我的小祖宗，快把请帖还给我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那是党中央对咱们的关怀，那是粉碎‘四人帮’的成果，那是咱全民族的光荣啊！你把它折坏了，我咋向群众交代呀？”但顽皮的孙子却不这样认识，他一定要爷爷作出带他同去的保证，才肯交出那张请帖。正在爷孙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，毕拉昆书记赶到了。毕大爷的话，小阔里是听的。因为在小阔里看来，毕大爷能领导一村的大人，咋不能领导他这个红领巾呢？

毕大爷问小阔里：“你是不是一个有志气的少先队员？”

小阔里晃着脑袋，迷惑不解地回答道：“是呀。”

毕大爷把大腿一拍：“那就对了，既然有志气，为什么要抢爷爷的请帖？你没看见那上面只写着你爷爷一

个人的名字吗？你爷爷是有名的‘依玛卡拉’，到北京去可以向中央领导说唱咱们的‘依玛堪’，汇报咱民族这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。至于你呢，你算啥代表呀？见到中央领导，你能汇报什么呢？汇报自己语文成绩不好，在家总爱与爷爷、奶奶淘气吗？”

小阔里不响了，毕大爷的话，句句都敲在他的弱点上，他不能不服啊。爷爷走后，他天天扳着手指头计算日子，等爷爷回来，要向爷爷学唱“依玛堪”，要为红领巾争气。听说爷爷今儿个就要回村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他就象快腿的小马驹子一样，东颠西窜，不大一会儿功夫，就把他要好的伙伴——卓禄、甘克、扎兰、卡坦等几个小朋友都招呼来了。

这时候，金唢呐吹响了，口弦琴弹起来，乡亲们敲着锣鼓，扶老携幼地赶往村头，迎接自己民族的代表——七十三岁的“依玛卡拉”乌莫吉老人从北京光荣归来。

二 乌莫吉爷爷

提起乌莫吉老人的大名，乌苏里江流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他早年淘过金，挖过参(shēn)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，但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却泡在这条蓝色的乌苏里江上。无论是春天下鱼钩、伏天挡簰子、秋季捕大马哈鱼，还是五月打茸(róng)角、八月撵“鼯(nāo)头”(貉(háo)子)、十月捕貂(diāo)猎熊，没有一样不精通。长期的艰苦的生活磨炼，使他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与极其丰富广博的知识。看江水的颜色，他能知道鱼的多少；看江上的波纹，他能识别鱼的种类。再调皮的猎狗，他只要一摸娑就能驯服；再错杂的兽踪，他只要一低头就能分辨……关于他青年与中年时期的一些事迹，就象他说唱的“依玛堪”一样，早传遍了远近。现在虽然年纪大了，但他仍象一个年轻人一样坐不住，不是到网滩转转，就是到马号看看，不管大事小情他都好发表个意见。社里队里的干部也经常去请教他。说实在的，乌莫吉老人需要集体，集体也离不开乌莫吉老人啊。





乡亲们刚刚来到村头，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就开过来了。乌莫吉老人笑呵呵地从车里走出来。他大高个，白胡须，红脸膛，背不驼，腰不弯，身板硬朗，精神矍〔jué〕铄〔shuò〕，穿着一套崭新的民族服装，不断地挥手和乡亲们打着招呼。

没等毕拉昆书记上前，小阔里和他的小伙伴们就象一群羊羔一样，一下子把爷爷包围住了。

“爷爷呀，我们终于把你盼回来了！”

“乌爷爷，你看到了哪几位中央领导同志？”

“乌爷爷，你在北京说唱了几支‘依玛堪’？”

“乌爷爷，天安门广场大吗？北京城好玩不？”

“……”

他们就象小山雀一样，叽叽喳喳叫个不休，问得乌莫吉爷爷回答都来不及，乐得乡亲们放声大笑，啧啧声、口弦琴声、锣鼓声交织在一起，简直要把竹勒森这个赫哲山村抬上天了。

晌午头，爷爷没有回家。爷爷太忙了，又是汇报，又是传达，连饭也顾不上来家吃。奶奶叫阔里去大队部招呼，阔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机会，可他没先招呼爷爷吃饭，却先提出了自己的申请：

“爷爷，我要当‘依玛卡拉’！”

爷爷好像是头一次认识孙子似的，审视了一会儿，又一本正经地问道：

“你知道‘依玛卡拉’是干啥的吗？”

小阔里胸一挺，头一昂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

“说唱‘依玛堪’，上北京，逛大城市，到处玩儿呗！”

刚才还兴高彩烈的爷爷就象被人泼了一盆冷水，浑身一哆嗦，脸一沉，胡子一翘，转过身子就走出去了。

“爷爷今儿个是咋的啦？”小阔里和他的小伙伴们都象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。

“因为你不懂当‘依玛卡拉’的意义，因为你的回答伤了你爷爷的心！”毕拉昆书记拍拍阔里的脑瓜，意味深长地说，“来，都给我乖乖地坐下，听大爷给你们讲一个‘依玛卡拉’的故事吧。”这时候，一束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，给办公室镀上一层金，整个屋子的气氛也顿时严肃起来。

“早些年，在咱们乌苏里江流域，有一位勇敢、聪明的‘依玛卡拉’。他不仅会说唱古代部落之间抢男霸女、战争仇杀、渔猎婚姻的故事，而且还会说唱咱们民族的起源、历史演变和苦乐盛衰。当他说唱起‘依玛堪’的时候，蹚网的老汉忘记了起网，织网的大嫂织错了箝眼，摘鱼的大哥把鱼扔进了大江，连急奔的马鹿也收住了快蹄，高歌的百灵也合上了嗓门，欢乐的鲤鱼也停止了游动……

“就是这位‘依玛卡拉’，把咱赫哲族被日本鬼子赶进深山，吃冬青，披鱼皮，从三千人减少到几百人的悲惨遭遇编成了‘依玛堪’，在远离大江的五部落说唱，气得小鬼子嗷嗷直叫，好悬没有用刺刀捅了他。也是这位‘依玛卡拉’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弹着口弦琴，唱着‘依玛堪’，从边疆去到北京，向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了咱民族‘翻身解放如登天，幸福生活苦变甜’的经过，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夸奖。还